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明 解南張 岱著

余趙吳傳沈艾劉列傳

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撫州府推官
勦巨寇有功召升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戲曰燕
蓮花頌於朝懋學念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
共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
京中貴人信積甚臺省劾之不能動懋學盡列其罪

狀而得罷中貴人京師震動江陵扶主弄權陰排異
己懋學奮曰執政意所屬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
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敗大二親奏得三慎名器
四戒紛更五防諛言甚剴切江陵銜之次骨取中
旨斥為氓懋學怡然出都不久預江陵思中以奇禍
因下傳御史應禎疏置獄訊實具詞及懋學應禎構
五毒竟不忍誣服遂以撫州民爭絲絹賦而閹以激
變歸罪懋學移書撫按坐之罪撫按指天自誓不肯

從而第兩解之乃得兌明年借京察刑諸言事者籍
第寔名其中固永錮之又明年江陵死奸狀悉露上
以故官選言事者十一人而懋學為冠於是懋學意
益發舒直言慨慷書無慮幾上頃晉南尚璽卿是時
人人自喜爭以言為快而廟議稍壓薄之懋學恐漸
致壅蔽乃列為十蠹上之為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
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為市
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蠹敢

於佛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黨逆距言者而
銷其氣曰阻塞之黨倒置是非曰欺罔之黨好勝不
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黨結歡要津
媚悅近習曰諛佞之黨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
撞擊無疾而呻金曰乖戾之黨後言皆驗而亦以好
言事不諧於時留尚質者二載留都勲舊及衛士皆
憚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直吏遺費悲學曰寺無馬
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

通政使明年轉北抵京會臨兆夫事當事主和戎恩
聞遣驛還處持千金居間密封事兩家甚嫌懋學廉
得狀立召而庭朴之亟以問朝士謂懋學不覩納言
尋遷南少司寇改南戶部兼倉部御史總儲政再轉
工部侍郎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以百十計歷
三載時奏績而忌者以老論罷之歸里五年以疾卒
計間贈工部尚書予祭葬除一子入監讀書

趙用賢直隸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廣吉士授簡

討論年 神宗踐祚用賢為史官長身登局議論風
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奪情用賢與編修
吳中行卻即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先後上疏
闕下削籍歸里江陵威權日盛人謂禍且不測用賢
閨門誦讀意氣自如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
鎮之彥惧禍及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奪用
賢用賢返幣絕之壬午江陵敗 上思言者亟召用
賢等十一人時江陵舊人猶布滿九列見用賢等數

起而問不能無內慙且忌愈都御史李植江東之亦
致致江陵權用不快於政府連章優之新安相許國
大怒遂懷臂攻江李而疏中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
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
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用賢等也賢於是抗疏請罷
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室人國者
慮開說賊之端遏仁賢之路駭報優之私清是非之
公去諂諛之風來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

以難益深恨之太倉相王錫爵亦以忤江陵起甫入
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常任用賢等相
與為難用賢知必不見容力請改南萬曆十五年遂
以詹寺府少詹視國子監策明年陞南禮部右侍郎
時趙南星為吏部郎中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著聞
局委棄用賢朝堂為之大開執事雖逐給事部署之
右用賢者終不得已而召用之賢十九年始以禮部
右侍郎自南徂北時太倉再相有三王並封之命用

賢極論其不可見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為
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畧封揭帖之獨進閣
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論從中出道路藉：謂然有
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司而
已蒙不廷之說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
侍寢二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同賢與司官頗憲成
辦論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物望附之用賢所
與絕婚吳之彦者遺其子飛章託之下所司勸議朝

議左袒之考、短用賢、遂以此事投疾、歸里二十四年、卒於家、用賢孝友、誠信、公忠、強直、見事不平、輒攘臂以起、受杖之日、剗股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用賢意有所不可、嚼齒奮臂、輒從容奉檣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為餘腊地乎、用賢為之歎、容歎息、而卒莫能改也、生平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擁書、夾業燃巨燭、牕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為文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

周章錄木訖而卒子孫以治命不敢請卹後謚文毅
吳中行武進諸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修養病丁丑除原官江陵奪情中行力陳
其不可廷杖為民癸未起原官歷官諭德充經筵日
講乙酉請告回籍癸巳陞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事
仍請告在籍尋卒賜諭祭辛丑贈今直大夫

博應賴邑南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楚零陵令有巨寇
出沒洞庭知者莫敢詰賴以計擒其巨寇衆叛駭散

祈陽巨村風為蕭賊所苦國子生李新欲訴之官賊
反陷以重辟往還十餘年莫能決頃一日決之抵賊
死尋調深水政如零陵乙亥召拜河南道御史時江
陵常國禎上疏言三事其一曰掌存教養以純君德
如雷震瑞門鴟吻地震京師各省未聞發一詔回天
意豈天變不足畏乎太監抽分係正統間暫行然
先帝納李芳言一切停止而陛下欲效中朝失德
故事豈祖宗不足法乎戶科給事中朱東光微言傷

時非折檻解衣者流留中不報豈人言不足恤乎此
三不足畏安石所以誤宋此不可爲明鏡抑其二曰
請蠲賦稅以蘇民困隆慶二年至四年免三徵七乃
差戶部秋糧夏麥禮部藥材兵部船價工部料銀江
防海防軍餉之類朝廷責巡撫巡撫責監司監司責
郡邑檟楊莖道干動天和誠非細故宜下詔非係侵
欺者悉與豁除其中如蒼木班竹四司銀料可蠲者
蠲之可減者減之若是而民困未蘇天變未除請東

臣行首以爲欺罔之戒其三司叙用言臣以開忠謹
陛下登極召用石星等臣隣彈劾乃給事也參贊紀
中消而降爲典史余懋學陳五事而某錮終身其他
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渙等言或大或小或輕
或重悉置不問如陛下初政何臣愚以爲如參魯
懋學並宜錄用爲言臣勸倘臣言行即謂鼎鑊所甘
心爲疏入江陵大怒謂以王安石語侵已擬旨逮楊
詔使拷訊五毒備至時親知辟屠戶糾給事中徐貞

明聞而披髮徒步首闕獄門獲禎而御史李禎喬巖
亦至後詔詰三人至獄者貞曰傳應禎直臣也臣
知其無罪故往問之無他意止恐落三人職二級
調外任天下壯之尋得詔譴禎定海衛戍終身禎喜
曰臣無主理主上猶恃以不死使得凱戟海上臣
老死奚憾禎至海上諸市井小民進道跡禎曰是常
矣路宿遁而活我小民者耶爭出居之禎遣子弟從
學者甚衆積屏跡銷局不與聞外事癸未上因御

史孫繼光言起禎于故官禎七月入都門時仲秋
上方戒明闕壽宮會薊遼火光異常禎上疏乞駕行
內多苦遘大計上優詔答之禎閱月求雨遂陞南
大理寺丞出都門揚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俱
大用未幾禎卒後贈官大理寺少卿

沈思孝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辛未始謁選銓曹高
新鄭以內閣掾銓事奇思孝親令所知諭意曰暫留
曹即行為臺省也思孝曰職宜令辭而須希禹事時

粵制府為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外園
權子母錢為幕府費思孝曰是害富民且引賊入室
也不可又曉豪家故令縣開海口山可得稅數千思
孝復思是必極諸朽骨而後可職死不為制府俱不
能難仍封薦之思孝方以卓異為同事有忌者進屬
制府曰沈令強項余亦藉令高踞臺省乃公事去矣
制府審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丁丑江陵奪情
思孝與艾穆上疏力爭詔廷杖八十戍神電衛抱瘡

赴道踰六年賜環有說者曰茂苑夙契大公在堂稍
委蛇亦臣子天性思孝憤而起曰乃公以一死博富
貴耶入節會御史丁此呂發科場事楊家宰疏此呂
妄言思孝又與之爭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
兩侍郎者思孝忿曰江陵雖往遺氣猶熾耶王妻江
入朝時望攸屬一日致書并諭思孝蒼頭曰為言余
主與我同此何如吳趙二子思孝復書曰不佞寧負
相公終不敢賣友負國以故諸保江陵及保大峪山

者俱不著名於是下石者紛起思孝遂謫京北徙南
同卿在同卿又疏房案不宜論海忠介及三進士罷
官事即請告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三秦寧夏
變起時總督有所屬遂調中州不赴招趙者再思孝
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晉大理卿駁閣却金獄事却
故司禮張誠嬖人思孝不為勅推陞刑部侍郎上
用陪者晉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協理戎政疏減羊
絨又止益甲之請省金錢亡笑又廷爭日本封貢及

丁恭知計事皆典當事者左遂由兵部乞歸里居十
餘年杜門不出年七十卒思孝通籍三十年所至輒
與人角或謂思孝負雄才如粵弭亂共呼吸間疆場
寧謐京兆三秦成政恢：遊刃有足紀者倘肯稍落
時趨無之不可素不可機何惟是晚而遇主初惟刑
部上用陪者閣部以請上曰思孝以郝金事與
刑部左不宜往爭考察事上曰未清公論辭京堂
閣批才猷素著上改曰忠猷懋著乞 賜詔病痊

起用每奉溫綸皆出自中降以狂慙之臣乃受上
特知如此

艾穆楚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江陵習穆才名欽以
誥勅房中書優處之使客諭意穆辭客曰此奔走不
得者無乃左乎穆曰艾生有鼎不敢不自愛客失意
去未幾轉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應因陝西時有嚴旨
決囚不滿數且有重罰穆行私念曰此酷政不可從
與巡按議止決二人巡按動色曰如嚴旨何穆曰是

在我：終不以人詎命博一官竟決二人歸而報命
謁內閣江陵盛氣相向如明肯何繆曰 上冲年廣
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肯也非忤也若
一官又置之矣揖而退越二年江陵奪情繆與沈思
孝等上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翌日廷杖繆
及思孝各八十繆謫戍西涼江陵語人曰他論我猶
可即分宜未有同里操戈者我今不得比分宜矣深
恨之西涼之行艱苦萬狀蒙 上賜環積官至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捕事不肯加兵為常事所劾
遂落職歸里未幾以疾卒

劉臺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萬曆初年升江西道御史時江陵常國御史傅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責脩居正
上震怒下吏拷訊謫戍極邊臺復上疏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張瀚為植黨居正怒甚見
上辭政伏地下不肯起上為下御座手掖之上
亦怒甚詔下臺獄廷杖之百遂戍之居正復陽為解

免奪職還里家居數年江陵恨之未釋會安福守樂
所舍人謝耀訐奏臺凌暴後下撫按問居正移書都
御史王宗載坐以侵盜逆餉追賊拷掠脩至誣奏謫
戍潯州竟卒居正敗贈少祿寺少卿廕一子

石厠書曰以江陵之威力控制一二言官政如秦山
壓卵無不糜爛乃又有石厠筭詳出如七君子之聞
不畏死者亦諱、為天下之奇男子笑嗟乎江陵防
口如川乃決填等垠水勢奔騰畢達其性江陵雖使

其亦柰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國本建言諸臣總論

余嘗讀史記留侯世家有招商山四皓為安太子之事蓋此時留侯雖為呂澤所要原未嘗自任為畫安太子之計四皓亦未嘗為安太子而來漢高亦不知四先生為安太子之人其間枕鼓皆用之於虛空倘恍之間兩下針鋒一時湊合太子已定功績已收留

侯曰此難以口舌爭、真正其難以口舌爭也。神宗
皇帝原無廢長立庶之心、其所遲疑猶與者為鈞弋
夫人賤而蚤死、正宮茂年俟其誕生、太子不立長而
立嫡耳、故每托故待時、不肯決斷、蓋俟太子耳、非廢
太子也、使后一生子、有立嫡之正而更無廢長之名
此神宗所以慎重意也、乃廷臣遂視皇長子為奇
貨可居、群然遂起、各自任吾為羽翼太子之人、日
進言為羽翼太子之事。神宗厭之、恨之所以

有言官半年不來聒擾即行冊立之事至再至三用
以搪抵衆說蓋其意固有在也則是神廟時太子
特未立耳太子未嘗不安而諸臣日以安太子為事
日以安太子為言日以安太子為他日功名富貴之
計濟多士無不為四皓衣冠矣所謂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耳迨後羽翼之局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
為呪咀再變而為挺擊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幾釀成
一漢世巫蠱之禍則光廟之危亦危於成太子之博

望矣借國家無影之事大開疑鑿以自立功名其言
雖正其心則可詆也負小兒於百尺之淵而故作一
顛危之狀乃力為扶掖而使小兒德我則亦使小兒
德之可也

王家屏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以庶吉士授編
修歷官吏部右侍郎萬曆乙酉召入內閣五月召對
煖閣議處章奏扈駕視壽宮賜織金飛魚羅金柳瓢
諸物至大峪山召對幄次丙戌以風霾條上數事請

寬予袖減型器罷水田 上嘉納之是歲以丁艱歸
當推閣臣 上不允虛席以待比禫除手詔遣行人
即其家召之入朝三月未得謁見值萬壽節乃上疏
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瞻天表奉玉音臣惟
堂陞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
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
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頻留網紀漸弛矣皇儲虛位
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定乎臣願早

臨朝寧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建儲之議

上覽䟽感動為再御門始面恩 上目屬久之庚寅

元日召對毓德宮家屏等以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
請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

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
出家屏等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
今日 上領之家屏等出 上命司禮監再召進宮
使見皇子家屏等奏皇長子天表岐嶷社稷之福宜

及時豫教 上曰朕知之家屏等出四月以災異上
疏自列罪狀冀賜罷歸得俞旨留之復上疏曰 皇
上靜攝之旨屢形傳諭臣子之心豈能自安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替導主德於緝熙即或
聖體違和而不能左右調護保聖躬於元吉此臣之
夙夜憂懼者一也皇太子冲睿中外繫心國本莫定
群情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禁庭深密之中
侍從僕御之事喜怒過當則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

嚴則群小震於摧壓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三也臣抱此憂懼之衷無違災危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於時積累精誠又無由感通於上此臣所以內愧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疏入不報已乃以冊立事諸司疏章累百上益厭之一日文書官李浚口傳諭旨如科道等官不來噴擾便於明冬冊立如再來煩噴直待十五歲冊立後上疏云臣復奉諭旨竊幸元良之建斷自宸衷冊立之舉准於來歲臣當喜色以

歡傳諸臣亦當誥指而拱俟矣第恐口傳天語宣布未周不如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裁發施行所有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之說容臣默示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遂擬帖附浚入奏度不得請即令閤門吏馳報禮科禮部浚出果傳旨云札子不必用而科部回話疏已入矣上雖不憚然止奪科部俸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明年八月主事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上震怒

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三年已而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言官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譴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請豫教降罰乃封還御批力請寬宥其疏云獻可等輕冒臣等何敢僭為解釋但䟽稱冊立之典可以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期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非請冊立也乞憫狂愚特從矜宥䟽入奏報會有申救獻可者皆獲重譴復上䟽曰頃科臣李獻可等降罰之旨臣

不揣封還揭請未允而諸臣申救者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奪俸誦官投荒削籍甚之迭杖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原其雲端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愕之一士而反累濟之多臣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譴也望皇上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上疏云臣遭遇聖明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視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

樞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
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
間請朝講不報請廟饗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
計臨朝不報大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
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
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
言未為差謬謹訶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
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

保祿洪忍苟容死且有餘戮馬頌丞賜嚴婦俾全晚
節上諭問疏再上有旨放婦至疏辭有云情依此
而戀主頻回棄婦之頭心愠、以憂時橫灑孤臣之
涕至辛丑東宮遂建家屏聞之喜曰聖主如天四時
寒燠自有節序老臣慙矣為齋沐表賀上遣行人
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子為中書舍人癸卯病夢與
馬文莊詠獻芹曝詩覺能舉其句及病甚寢語皆公
家事也訃聞上為震悼賜祭塋諡文端

許國歙縣人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墮溲池得出贈公心竒之謂再免於厄貴徵也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寓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繪圖示之為賦碧雞篇乙丑舉會試第七選庶吉士隆慶改元授簡討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肱攝郊迎禮國以肱未嗣位不許國人懇請乃許之使輅所至觀風覽勝有

皇華集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傳誦 神宗踐祚國
充經筵日講託事獻規 上每悚聽手書責難陳事
四大字賜之戊寅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已擢詹事府
正詹事尋陞禮部右侍郎癸未拜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己丑主考會試以會稽陶望齡為會元士林
服其衡鑒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
北郊者三詔贈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閱工應制賜
蟒玉銀幣諸恩數不可勝記國亦感激 上眷知致

致以獻替爲已任初有摘科場語侵大臣者國請辨
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
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樞柙
也宜取其勁節畧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
通息其風浪時以爲名言因在位久思者彌衆教交
章詆之每疏辦輒自剋免上特嘉其忠謹謹言者
國曰聞臣謹言者是速臣去也則復救言者往
得解臨洮之變首欲輔俟鹵王四巢專力以制火

前國憤歎鹵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
不在敵國而在輦轂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
論慷慨引大義類此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上召
見閣臣於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
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
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衆間請於上有詔明年
春舉行冊立戒群臣勿謹方靜以待命而主事張有
德之疏上矣上果不悅遣中使詰輔臣柰何與郎

署小臣比國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其志予告給傳以歸、則與二三耆舊徜徉
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
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
及聞太倉力請豫教而始一色喜猶懇、慮後事曰
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
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
國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谿若谷靡所不涵

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為江陵所器
重江陵父病朝紳醺醺國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
或露章攻之國特剖牘歲袖中詣其第勸以行服即
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願否
曰賢閑重地祭酒尊官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
雍資當遷者數矣而不及或恠問故曰資宜余也至
再則曰俸宜爾也其深享不伐如此計聞上為輟
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穆

申時行吳縣人嘉靖壬戌舉進士第一人為翰林院
修撰祖從外家姓為徐久而後復之在館中與同年
王錫爵善行誼樹立相勗也初以王父夏鼎服除補
故官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進
左諭德兼侍讀預修世穆兩朝寔錄進少詹事再
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是時江陵奪情事起
以建言廷杖者五人與王錫爵請解於江陵不能得
乃密謀於縉紳為之地時、餽橐餽為戊寅晉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樞務宗室宸涼等六百
餘人以擅婚互訐上生文華殿猝召閣臣入而奏
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寔以聞禮部題
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生子女不得封此
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於嘉靖二十八年第在例前
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寬政上深然之
滿三品考晉禮部尚書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撫臣議
開墾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欲舍已成之田墾

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
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
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
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
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江陵病大臣為該
醮閣中典籍藉以言時行執不可已居正病劇大臣復
有醮者時行笑曰是再醮矣居正聞之怒尋卒蒲州
代之曰狼莠之餘要在其刈時行應之曰肅毅之後

必有陽春人以此一言定二人相業會皇長子生乃
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災
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
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寔惠而奸民不得濫免江陵雖
逝其黨同陳思騁相與搆讐時行慨然起曰吾尚可
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為奸狀
諸言者繼之上命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
籍其家復疏請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為

顯官而言者氣始張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其子用懋
登第為言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且置之
要秩朝士無不稱其度量江陵沒有議復遼府者持
不可謂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
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
靡緇竟擬肯寢之時上幸兵仗局因令內監勝兵
者肄習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於是選內監二
十餘人畧如三營法練之即上䟽切諫會部臣董基

以諫譴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
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聞宿衛
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
咋指以聞臣言力奏止之是秋皇長子已五齡而儲
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疏曰早建太子所
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
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於此祖宗朝立
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

具在惟 皇上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
以慰億兆人之望 上諭以元子孱弱少俟二三年
舉行特行人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宣孝兩朝
寔以過期即冊立大典亦無甚重勞不過於宮中一
受冊文華殿一受朝已耳 上報語溫然無他意而
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 上寢不能堪而意復遠
巡矣 上輟講久時行上言 高皇帝經營草昧備
極勤勞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春秋已七十猶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
太學衍義願 皇上以二祖為法隨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教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固言
望 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降

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

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乃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
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
格疏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得

從薄罰庶寅元旦 上御甄德宮召四輔入 上千
示評事維于仁疏怒其語慙欲加重譴力為解釋時
行即以冊立豫教請 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
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明日上疏曰皇長子倫
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於心外是未知臣等雖承面
命海內未知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於愛
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於升儲
不繇外廷之陳請而繇於特詔何盛如之疏入不報

累朝實錄成晉秩少師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
二十七疏上親撰勅留之且命冢宰率九卿起出不
得已以寬假請而言者優不已時新安許國言冊立事
以去就平語過激上意不懌乞其歸時行密揭臣
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故事閣臣密揭不發
科而是揭與諸疏同發給事中羅大紘等力攻之乃
請與國同罷以謝言者上知其不可挽命給驛護
送仍加賜銀幣以寵其行歸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

至辛丑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為表
賀上念調護功遣官存問手勅曰卿等贊襄密勿
輔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立儲朕志已定待期舉
行但同寅直沽名之輩屢來激阻故從延緩知卿等
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
已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國本已定慶溢宮廷念
卿等家居繫心良切茲特遣官齎勅存問以示優眷
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後以皇孫覃慶再荷存問

時年八十 上遣使褒其齒德勛勞敕使及門而逝
訃聞祭壑如例賜謚文定

王錫爵太倉州人十二入州校式年試南畿縣其經
士成禮部舉首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己巳陞
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右中允掌南翰林院事 神宗

御極克 穆廟實錄副總裁八月陞國子監祭酒除

上監規行國子積分法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
陵奪情事起趙用賢吳中行共疏劾禍巨測約秩宗

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錫爵徑造喪所江陵憤、語無倫次錫爵曰相公為社稷吾輩亦為綱常何必深罪時論壯之江陵予假歸葬奉旨三月還朝倭者輒疏請即召使邀署名列上叱曰此何事而以浣我為竟投筆起隨請歸省客曰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得毋形若短乎錫爵曰吾自知吾父不知有相君也於是竟請告歸、即杜門却執口不挂人間事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為名高乃優持平其閒

寓書朝貴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以為非獨恨其於
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力為調停如國
體何壬午丁艱上賜祭葬服除上以禮部尚書
召入閣辦事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
進階一級再疏力辭蓋入都時首以朝廷裁恩澤士
大夫重歲恥為第一義當是時國本未定御史馬象
乾給事中李沂相繼疏論上震怒賴力解得薄誚
庚寅元日召輔臣入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而出

評事雖于仁疏欲下之獄進而前曰于仁誠有罪第
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誣上而以為納
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 上意
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
以冊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群臣之請
為離間先後疏凡六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並舉之旨
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太子不宜自臣下
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曠稅起 上遣問閣臣

力陳其非便一召曠賦二費多得不償夫三官隸驛
騷四示圖匱形令四疆得窺深淺非笑事得中輟會
以母病請得子歸省既去而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
瀕行疏祈上止酒遠色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寬
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亨廟之禮除額進加
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屢旨趨
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上嘉悅召見便殿諭曰卿
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對曰臣正恐忠孝兩虧耳

遂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
聒所阻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
群囂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
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
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
無與於人謀 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
有出是二儲也今將王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
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

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
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持久待
將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
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
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以服人心 上竟用前諭
工部郎中岳元聲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陞聯名上
奏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太后亦政青年
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

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 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
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
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現在已成之命恐中
宮聞之亦有不安者 上以手札咨錫爵錫爵不能
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心
岳元聲與顧允成曾鳳儀等十餘人面詰錫爵於朝
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
文為儲宮侍嫡之例鳳儀語少遜元聲厲聲呵之曰

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齋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
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是臣相迫
告之 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
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 庶吉士李騰
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
疑為集菴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
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跡於一時
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

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
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
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
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
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譽
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
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繇知異日能使天
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

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于房以強諫為無益而招到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楊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錫爵復疏冊

立 上命三子俱停封錫爵復䟽爭之畧曰 皇上
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
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
日則爲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
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
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從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
上不允復降顧乞成張納陞於外八月錫爵以星變

言天以 皇上為子 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
帝皇太子之象前皇方今襁褓第一義莫如冊立
上慰答之十一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
叩頭力請建儲 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
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
皇上有子而均愛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
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
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刑皇三子之

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悔矣甲午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五月錫爵八疏乞休許之上御筆手敕云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之知卿有去志屢懇辭持壯暫輟閣務扶親婦省著馳驛去抵家數月太夫人以大耄終遣官賜札賜賻予祭塋是冬以冊立禮成遣官存問賜手勅丁未復召輔政加少保遣官敦趣入朝病不能赴庚戌年卒享年七十有七予祭塋賜謚文肅

石匱書曰王文端許文穆中文定王文肅以綺里衣
冠羽翼太子屢請冊立終不見用神廟可謂孤竹
其意矣然以如意母子近在肘腋而孝惠孱弱終得
以不易者不可謂非四老之力也迨後正位青宮
上手勅報聞蓋漢高之見憚四皓於心終不忘耳
又曰文定在告不知之言文肅三王並封之揭大不
理於多口矣以視王山陰許新安何如哉然相臣與
諫官異委曲調護然有深心不可以張良之婉諷不

如周昌強諫也

岳元聲攜李八萬曆癸未進士為工部郎中時三王並封議起元聲上疏力爭上大怒以輔臣解得寬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率諸言官直至朝房面詰錫爵請以元聲為首列名再疏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閣講學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宰相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三誤上報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

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贖虛儲之寔罪於是錫
爵復上書事之并以豫教為言上雖不允而儲位
是此大定本元聲力也亡何閑白封封貢廷議不決元
聲凡三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里熹宗踐祚起太
僕寺卿歷陞南少司馬值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將元
聲草疏呈大司馬陳道事合上之致觸亮鋒矯旨削
奪崇禎元年復原官元聲感事懷憤於西湖孤山之
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君子之名以

志不朽亡何病卒贈官祭葬如例

顧允成無錫人萬曆癸未進士以母病歸丙戌廷對
時 上冊鄭貴妃允成射策數千言直陳貴妃事不
少諱讀卷官驚怖其言殿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
不得達 上即達 上元不恨也海忠介為房襄所
螫廷臣不發一語允成論襄七罪執政惡之削籍歸
屢經剴薦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以太安人春秋高力
請終養尋丁母憂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

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元成慨然
曰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遂與岳元聲張納
陞合疏極言之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密
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
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迴冊立
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 聖諭元子與皇三
子五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
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皋張位不聞而

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
郎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 皇上僅以錫爵一人
為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冊
立一事關係何如 皇上柰何易視之錫爵柰何嘗
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噴聖聰即如 世宗肅
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
臣固知此舉 皇上亦有所不安於心也且倦大
旨以皇后生子為言 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

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

為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

等深惟聖諭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極慮後來聖

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

辭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寧

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

下䟽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考功司郎中司內計點

諸附麗當路者幾令奴婢窟一空當路銜而逐之尤

成抗疏申救遂錫級歸里後得楊龜山先生故址於
東林與弟憲成築廬結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
彙講翼正黜衰時稱顧氏叔季為聖門功臣亡何病
卒年五十有四所著有小辨集行於世

張納陞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予告歸省壬辰授刑
部主事尋調禮部主事癸巳正月敕禮部並封三皇
子為王納陞與岳元聲顧允成商確謂冊立重事宜
屬公議今諭札出元輔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二

百年来未有之禮何以服天下遂合疏爭之復倡議
與同曹詣各曹郎懇疏各司和之上意動移札元
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誤疏請勿王三子而啓皇
長子出閣講學是役也時以為選內降定國本有回
天力焉未幾吏部趙南星以計事忤執政罷其官朝
論不平納陛復與諸同志抗疏論敘上固怒爭冊
立事凡敘考功者六人皆逐納陛遂得鄧州判尋念
太夫人以假歸朝夕承歡共為子職間與二顧講學

東林多所聞發已而疾革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
畏懼八字付其嗣子少頃執太夫人手曰孺老矣邀
諸同志環坐榻側諸同志曰兄平生李問到此正得
力處須定性納陛點頭以予言至定尋云得正而斃
徐欽手於胞作肅恭狀遂瞑

王德完四川廣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戊子授兵科給事中上憫亂疏言詞愷切天下
誦之是年十月戚臣鄭國奉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

立科臣王士昌秋宗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
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德先疏舉漢文帝慎起人事
請駕厚中宮上震怒廷杖一百為氏光宗登極
起太常寺少卿陞左僉都御史入陞戶部侍郎未幾
卒

孟養浩湖廣咸寧人萬曆癸未進士為戶科給事中
時光宗儲位未定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宜豫
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註請各罰

俸養浩上疏申救是扶一百為民奉昌元年起養浩
為太常寺少卿

朱維京江西萬安人太保工部尚書衡之子登萬曆
丁丑進士官大理寺評事尋轉寺副江陵與太保
有隙遂左轉維京得潁州同人難之維京曰何往非
王事敢擇地而官邪遂之任會魯山寶豐二邑民以
伊王雄據屯牧頗多而民貧乃欲反奪軍地則軍閭
維京曲為計畫軍民兩平都御史大悅向人言曰誰

謂朱君文士耶尋轉崇德令崇刁衡而疲又先令死
時出為屬維京至崇昇跡去後屬復出人問之屬曰
朱君不取民間錢耳蓋維京在崇時出橐中裝為民
輸負然不使人知人亦固有知者而見拾於鬼神以
是知廉吏何不可為也隣烏程歸安二邑豪家以方
田匿糧二萬餘監旗稱變巡撫檄維京勘之維京清
出匿糧二邑帖然巡撫才而刻薦之陞工部屯田司
主事以太保憂歸服闋補車駕司會江陵敗錄諸屈

抑者維京得陞光祿寺丞署寺篆時火落赤敗盟跳
梁塞上經畧主撫鎮臣主戰廷臣兩可之維京極言
戰便無落宋人故事語侵經畧甚具魏學曾以寧夏
事被逮維京上疏與廷臣共爭學曾重臣毋得輕議
竟得生還奏已並封旨下維京曰此而不言是國有
三元子也世受國恩即坎首穴胞何憾乃援古証今
極言其不可併侵輔臣上手疏怒甚欲重譴之聞
三日怒稍解得為民即買舟崑里齋志以俟時人惜之

王如堅江西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為刑科給事中
時三王並封朝議昂沸如堅上疏曰臣讀易主器之
文知震之為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讀禮齒冑
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衆子不同是以帝王守經
據禮蚤以建儲明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
屢變聖人屢屬而屢違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
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臣謹按十四年
正月內奉旨以元子孱弱候二三年舉行大明長子

之為元子也意有屬也臣再按十八年正月又奉旨
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
無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
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群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
忘冊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冊立
之事天下臣民喁、企踵俟於年之未至遷就於
時之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陛下恭默無言信
成命之有在也群臣禁口不言安異命之難回也近

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聖諭三皇子欲暫
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
既而信終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周攸稟令今臣下將稟前命耶稟
後命耶累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
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
載啟倏然改為併封是前日之明旨陛下且不能
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群臣將何所取信乎且如立嫡

之條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
棄乎少遲之語 陛下為待皇后者也意果真有所
待乎抑非真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左右無
私意故得胤嗣繁昌萃於中闈後世溺於枕席嬖於
私愛天地之交不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然
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然、有婦
故立長之我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尊法大
易也自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嫡立者有幾

而國本發定惟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
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
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天命攸歸陛下英冲受
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並封之議
也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天性岐嶷陛下許之儀
然元良之度矣茂膺鴻典前星暉耀正其時也况元
子之元子舉凡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
之儀與衆子迥然不同藉以併封而並號得毋並大

偏長之嫌乎陵生於偏、生於漸慎始惟終 陛下
得毋深念之乎昔剪桐有戲史佚成之況明旨而可
戲乎舉棋不定爽者勝之況置君而弗定乎臣願
陛下以天下為公以大德大孝為心俯從輿論無易
前旨早定大策庶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寔宗社
無疆之慶矣疏入謫戍某年終以銅死天啓二年贈
官如例

孫如法餘姚人長不滿五尺碧眼瞋胸頭大如斗萬

曆丙子年十八中順天鄉榜癸未成進士甲申授刑
部主事時神廟寵愛鄭妃生皇第三子有詔加封
貴妃而閣臣請立東宮久格不下曰元子嬰弱少俟
二三年又請東宮生母王妃與鄭妃並封又不下曰
母以子貴待元子立後加封姜應麟沈璟上疏爭之
又曰冊封非為儲貳因敬奉勤勞耳如法抗疏曰如
以嬰弱論英宗方二歲武宗尚未週歲今奉妃
誕育元嗣已五年矣立為太子不過宮中一受冊文

華殿一受朝而已而可謂太蚤乎如以敬奉勤勞論則王恭妃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而可謂敬奉勤勞者獨鄭貴妃乎且鄭貴所生乃第三子王恭妃所生乃第一子欲封貴妃必不可不並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禮之固然序之一定者也伏乞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以慰臣民之仰戴然後發冊並封皇貴妃以昭朝廷之大公而又復召姜應麟沈璟二臣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群疑定德意明宗社無

疆之福端在於此矣疏入上大怒持七日將下司
隸逮政府以如法弱小不堪受杖申救得免杖降謫
潮陽典史星夜抵任觸冒瘴癘抱病之歸於卧龍山
下鍵戶讀書絕不干與外事凡遇權貴驕橫輒攘
臂起排闥斥詈人多憚之亡何誤信仙道服食導引
毒藥而卒年五十有七天啓元年贈光祿少卿廕一
子入監讀書

石匱書曰封鄭妃而不封王妃欲以母貴子也封三

王而不立太子欲以少涸長也 顯皇帝之心即不
可知然而何以解於衆口諸臣抗論謂非防微之先
著乎蓋惟私不勝公事卒轉圜諸臣羽翼之力不可
誣也迨後主喪已定而挺擊妖書幾激成大禍是危
太子者也可與諸臣同日語哉